

饶贵民 / 著

Rensheng
San Lun

命运

死亡

人生奋斗

人生三论

• 人生的生命旅途

• 随时伴随着成功与失败

• 欢乐与痛苦

• 既需要我们去观察

• 去体验

• 去思考

• 去追求

• 去奋斗

• 更需要智者的引导

• 需要生活的智慧



人
民
出



饶贵民 / 著

人生三端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段海宝

封面设计:周文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三论/饶贵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01-008635-4

I. 人… II. 饶…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7490 号

人生三论

RENSHENG SAN LUN

饶贵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01-25,000 册

ISBN 978-7-01-008635-4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自序

这是一个自我迷途、自我丧失的时代。

这是一个被物欲外化、异化的时代。

这是一个以“他”定“我”、以物质衡量生命的时代。

这是一个无家可归、无处可逃、缺失精神家园的时代。

盛世危言。在经济发展的旺途，在高耸入云的城市丛林中，在貌似强大而又微不足道的人群中间，人们如何奋斗并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一本小书，几载春秋。题目挺大，“人生三论”。只是“三论”，而非四论、五论或八论，是因为这人生就介于生死两端。从“不知生，安知死”到“不知死，安知生”，而其中的人生意义只有通过“奋斗”来实现，这个本无意义的人生，因为奋斗而被赋予了充满诱惑力的无限可能。但这个“奋斗”绝不等同于“成功学”，不是鼓吹成功上位，而是渴望人生定位。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的事业、享受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是人格等价的，受到职业尊重与价值尊重。就如同斯多亚学派的那两位天壤之别的哲学家，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差异，并未造成对人生真理追求的障碍，皇帝有皇帝的快乐，奴隶有奴隶的幸福。

西方哲人讲“我思故我在”，这思索、这冥想、这伤感，是“我”存在的明证，除了且行且歌，我竟是以思索证明自己。这种思索，是“我”区别其他同球共住物种的标志：我想，这人生之论，也要有点新异，让自己走过的路、读过的书、阅过的人，作为文字积累的素材，给读者一些“鲜道理”吧。

这“鲜道理”，是新鲜的“鲜”。人生之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与古

人比,当下已物是人非,甚至物非人也非,自然环境、社会人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是个经验崇拜的族群,人生道理往往是出自于神话中的老神仙之口,或是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之笔,这道理几经咀嚼,或许已不为80后、90后的新鲜人类所待见。

这“鲜道理”,是鲜活的“鲜”。除陈年老酒外,现代人食物必“鲜”,讲海鲜、茶鲜、无公害。这人生道理也是如此,也讲传统、讲文化、讲基因,但更多的是对当下现实之反思,未来之绸缪。

这“鲜道理”,是鲜艳的“鲜”。有人读这“鲜道理”,可得一谋生之道;有人读这“鲜道理”,可经世致用;有人读这“鲜道理”,或当糊纸用。

“磨刀不误砍柴工”。当您劳累之余、享受恬静之时,偶读此书,调适一下自己的判断,若能够重新整装出发,也权且作为我微尘之奉献吧。

是为序。

饶贵民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1
第一章 论命运	1
第一节 命运的背后	7
一、古希腊文明中的命运观	8
二、一命二运三风水	12
三、出身与命运	17
四、橘与枳	20
五、英雄与时势	24
六、贵人还是屠夫	27
七、人生如戏	29
第二节 关于天职	31
一、天道与正义	33
二、人道与职分	36
三、丛林法则	38
四、格乌司原理	40
五、两只老虎与一缕阳光	42
六、天人合一	45
第三节 识命与识运	46
一、相与命	48

二、时与命	51
三、星象与命	54
四、因果报应	56
五、塔罗牌与命运几率	58
第四节 逆命与搏运	63
一、拈花一笑	63
二、天人之辨	65
三、命运是个势利眼	66
四、我命在我不在天	68
五、逆命与超人	70
六、不如赌一把	75
第二章 论死亡	79
第一节 未知死，焉知生	83
一、死亡无禁忌	84
二、死亡意识的沉沦	87
三、未知死，焉知生	93
四、“借死反观生”与“以死界生”说	100
第二节 死亡之谜	102
一、界定死亡	103
二、死亡的名字	112
三、死亡的过程	114
四、死亡想象	120
第三节 面对死亡	126
一、泫然欲泣	127
二、鼓盆而歌	132
三、向死而生	137
第四节 超越与不朽	143
一、宗教与死亡超越	144
二、世俗与死亡超越	149

三、追求不朽	154
第三章 论奋斗	161
第一节 人性的基础	162
一、性善论	162
二、性恶论	166
三、存在先于本质	170
第二节 奋斗的目标	174
一、奋斗与梦想	176
二、奋斗与“风月”	179
三、奋斗与大局	181
四、奋斗与幸福	184
第三节 奋斗的方向	187
一、奋斗不是人生的循环	187
二、发现自我	190
三、奋斗的矢量	195
四、奋斗与超我	199
第四节 奋斗与生生	201
一、奋斗与进化	202
二、顺境与逆境	205
三、奋斗与中庸	208
第五节 未来人	210
一、搁置人性谈未来	211
二、计算机云	215
三、信息狂欢	218
四、未来人	221
五、传统的解构	223
六、自由追求	228
主要参考书目	230

第一章 论命运

人生就是命运的“咏叹调”。

人的一生，简单视之，就是与自己孤单的命运结伴而行的历程。我们都试图设计自己的人生，试图在自己的命运轨迹中，实现自己的愿望或目的，然而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久受其挫，便有人觉得这漫长旅途索然无味，也有人却觉得愈挫愈勇。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灵性的人总是将思考与行走融为一体，且行且思，对于周遭际遇总有种探索究竟的欲望，如《庄子·德充符》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在庄子看来，这满载事变的人生之旅，表象是“事之变”，本质却是“命之行”。

“命”一词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仅从字形上看，甲骨文中的“命”、“令”二字基本相同：即象征屋顶的三角形，其下面面向左边坐着的人，发号施令。发展到金文时期，“命”字左小角又增加了一个“口”字，表示着施令之人用“口”来发布消息。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次发现“命”字与“令”字通用，如武丁卜辞中有“贞帝于令、贞铁燎于东”，这里的“令”字即“命”字，《鹖冠子·度万》中所载：“散无方，化万物者，令也”。至秦前后流行的小篆，“命”字与现行文字基本笔画、字形走向统一。《说文》曰：“命，使也，从口、令。”段注：“令亦声，金刻多借令为命，史伯硕爻鼎令万年，是其徵也。”《尚书·说命上》曰：“臣下罔攸庶令。”《周礼·下官大司》：“犯令陵政则杜之。”在中国传统元典中，“命”字在《尚书》中出现 40 余次，一般作动词使用，如《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可以看出，在先秦的元典

中,“命”字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用法,即名词或动词。作为名词使用的“命”,直译现代汉语意义或为“天命”或为“命令”。

《辞源》和《中华大字典》将“命运”和“天命”列为同一义项,试图引证由“天命”直接引申出“命运”的密切关联性。事实上,在先秦哲学体系中,“命运”问题多与政治问题相关联,如刚刚打败了商王朝的周王朝,为了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观点,意指尽管商朝也是敬天畏神的,但它必遭灭亡的命运在于对“命运”了解的失误,国家的命运必须与为政之德相结合。

以乐感文化为标志的儒家传统,从孔子时起,就很少谈论“天命”对人的决定作用。当然,孔子也相信天命的存在,他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在其事业屡遭挫折之时,也发出了“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论语·宪问》)的喟叹。孔子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天事先安排好的,在人出生之前,命已注定。儒家传至二代,孔子的孙子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郭店出土的竹简《性自命出》则讲“有天有命,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遇不遇,天也”(《穷达以时》)。所讲的“天人之分”,是指人与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要安其分,就如同天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般,人的命运就是“时”、“世”、“遇”的综合。孟子虽然承认有命运的存在,如提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章句上》),但他并不认为人就应该屈从于命运的摆布,认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命运在孟子看来,并不是不可控制的,而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皆可以为圣贤”,人人都有成圣贤的理想。这里有先天的因素在起决定作用,但即使如此,君子也不能把这些视为是命,而应该认识这些因素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由此看来,儒家之于命运是以自觉、自知、自明的态度来应对的,以坦然的心态来接受自己奋斗的结果,这种文化传统体现在心态就是以“孔颜之乐”为代表的乐感命运观。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并没对命运进行过多的阐述,但他提出的“道”的范畴,“道”是天地万物的产生和主宰者,所谓道为“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道为“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是生物之基。同时,“道”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原理,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第十四章);“道”也是人生所追求的极致境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法,所谓“唯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执大象(道),天下往”(《老子》第三十五章)。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而不求助于以天命来解释世界的哲学家。在老子看来,天下万物的生长是: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老子》第五十一章)

此后以老子“道”学为宗的道教,基本也沿袭了万物本生于自然的基本原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葛洪:《抱朴子·塞难卷第七》),将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与天命决然划清界限,在这一点上,道教摆脱了天地对人及其命运的控制,人的力量与地位被高高扬起。道教明确指出,决定人命运的是人自己而非人以外的天,如《道书十二种·象言破疑》说:“命由自主,不由天主”,直接挑战天命的权威;《真气还元铭》则说:“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认为“我”与天是等同的地位,所以“我”的命运掌握在我手中,而不在于天。正因为如此,道教认为可以通过“窃机”与天地同参,这个“窃机”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修丹来实现,如《悟真篇》所说:“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强调的是人在命运前的自主性,人是有自为的自主权和选择的自主权的。

“侠”自秦汉起,两千年来,悲歌慷慨,成为中国大一统历史上独特的悲剧英雄。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借韩非子之口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犯禁”在世俗的表现上,是指不屈于武力,不屈于世俗,所以墨家行事在战国时期就与其他各家不同,他们扶弱救孤,以义著名。但是是否可以理解墨家的行为就是对命运的抗争呢?事实恰恰相反。墨家的创始人墨子认为,人的行为与命运直接相关,只要人的生命一息尚存,其行为

就可以用善恶来评价,这些行为都会被“举头三尺”的神灵看到:上天时时在监督着世人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善恶而作出相应的奖惩。墨家对命运的基本看法,显然是最质朴、最民间的,它预设了一个“鬼神”观,作为对行善人的补偿、对为恶人的惩戒:“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见有鬼神视之。”(《墨子·明鬼下》)即使在无人之境,也不可为恶,因为鬼神无处不在、无时不用。

事实上,墨家的鬼神观尽管和宗教的因果报应之说不同,但也是给生人的一丝慰藉:人人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每个人在鬼神的赏罚那里都是公平的,没有人能作弊,也没有人能逃避。“鬼神”的存在,并不是要人们都消极待命,无为一生,相反正因为命运还有一个最终审判,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也因此,墨子的命运观给人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蓬勃生气。

如果说墨家的命运观,仅是将“鬼神”作为因果报应裁判者的话,传统佛教的命运观则直接将命运总结为因果定命。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是作为当时中国流行的道术而传播的。佛教所讲的“灵魂不死”、“因果报应”之类的思想,已为中国所固有。“灵魂不死”的思想在中国表现为“有鬼论”,如《诗经·大雅·文王》说:“三后在天,精灵升遐”;《庄子·养生主》已有“薪尽火传”之喻。至于“因果报应”,汉时所流传者实与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理论相贯通。所谓“因果定命”大体分为三类,即现报、生报和后报。从文字上理解,现报即是现世的善恶在这一世就会报应,生报则指报应会在下一世实现,后报则是指报应要在第三世、第四世乃至“百生”、“千生”中才会实现。晋朝慧远大师所著的《三报论》奠定了中国佛教“因果”说的理论基础,但在此之前,如墨家的“鬼神”说、传统哲学“善恶习报应”说、汉代的“天人感应”说等已有报应说的传统,所以在佛教因果理论创立之后,能够顺章顺理又十分自然地取得了中国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儒家思想的支持,使得佛教其他经典在以后得以顺利的传播。在佛教众多的经典理论之中,“三世因果”说、因果报应理论是其最重要的根本理论。慧远祖师的《三报论》是“三世因果”说的理论蓝本,同时也是净土宗的开山之作,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开篇便讲“业有三报”: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惠远:《三报论》)

“报”因“业”而起,所谓“业”者,是佛教专有名词,意为造作、作为,是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是梵文 Karma 的意译,音译为“羯摩”。业分为善业、恶业、无记业(即不善不恶之业)。由“业”带来了报应,即果报。但“报”是随着一切事物环境的转变而变更,所以报应是有早有迟、有轻有重。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善恶在报应中作为基本条件的重要性,同时在一定上也说明,命是可为的、可造的,即通过多行善少为恶来要求自己,从而实现个体幸福。这就使人不是把人生的期待寄希望于外界或天神的赐予,同时也排除了对外部现实的不满,转而对自我进行内省,反求诸己,向内追求,由此在内心确立去恶从善的道德选择,并成为内在自觉的强大的驱使力量、支配力量和约束力量。

对“命运”一词,东西方都有着一致的领悟,即大都把“命运”理解为我、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人本身的控制力。

“命运”拉丁文音译为 tyche 或 moria,英文中一般做 fate、chance 等用,中文翻译为“命运”、“机遇”、“偶然”等。在古希腊文中,“命运”一词是个多义词,意指上天所赐予的好运、厄运、机遇等,所以它所展示给人类的是一种超乎人的意志,并且能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多为是神的绝对力量。

在西方世界的其他语境中,罗马人以拉丁语的 fatum 和 fortuna 来言说命运,并为英语所继承;德国人则以 Geschick 和 Schicksal 来传达对命运的感悟。此外,英语和德语中还有着种种表示厄运、必然和偶然的词语,比如 chance, destiny, necessity, doom,它们都与“命运”有着一定关联。这些不同的语词各自扎根于其所从出的民族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并由此而获得它们的历史性和差异性。

黑格尔曾经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

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人对“命运”的理解是脱胎于神话。在古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The Fates)掌管大地上所有人的命运,但命运女神并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女神组合”,其中克罗托(Clotho)是最年幼的,她的工作是纺织机旁纺织人的生命线,线的长短就是人的寿命的长短,线一断,这个人的生命也就宣告完结;拉刻西斯(Lachesis)手执生死簿和纺锤,人寿尽时,纱线即断。她通过闭着双眼抽签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阿特洛波斯(Atropos),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的最长者,原意为“不可逆转”,她将另两位命运女神确定的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写入卷宗,一经写入就无可避免。三位女神共同操控一个人的命运,注定了古希腊人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通过祈祷试图免除自己的祸难,他们必须如同渔夫面对未知的大海一般,独自与命运抗争,所以,古希腊的命运观是英雄式的“悲剧”,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

“命运”一词的提出,如同人的命运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既然世界一切已定,为什么还要讲“命运”?如果世界一切已定,人的生命是否还有意义?命运其实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与无法摆脱的必然之间有着矛盾。在康德的学说中,自由是一个彼岸的本体世界的事情,与人的认知理性相对立的现象界是无法谈及自由问题的。但是在解决人类道德实践问题的时候,康德不得不预设一个本身就有实践能力的实践理性,即自由意志。但在康德的体系中,自由意志如何实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所说的物自体所具备的实践能力,是实践理性抑或是纯粹理性,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命运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对于“命定”学说的理解,只能是先验的,即使通过人的生命经历也无法证实或证伪。

但这并不意味着“命运”就是无意义,命运对于人生的意义正是它的不确定性,所以,既取决于个人对于命运的态度,更取决于个人对人生的角度和立场。叛逆者否认命运的存在,他们认为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由于意志自由的追求,所以人在不断超越已有的规定性,所以对于人来说不存在所谓的命运。顺从者肯定命运的存在,他们认为即使是超越性的存在,生命的延展也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总会遭遇很多不可能超越的极限,这些极限是对人的超越性的否定,所以对于人来说,命运是先于人存在的。哲学

家认为,人是相对超越性的存在,命运无论是“逻各斯”、“绝对精神”,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永恒轮回,这些概念都不足以描述命运的全部,因为尽管一无所有的人赤条条的来到人世,但至少他还有“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选择的自由,而且是心态的自由,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泰勒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所说的那样:

它(命运)使我们能够始终以镇静的态度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思考历史上最令人镇静的恐怖事件;它还使一个人摆脱了对他人的喜怒,并摆脱了其自身的高傲和内疚。它让人们看到,正确地了解事物是可能的,它使人们不再从人的邪恶性和道德责任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它一旦为人们牢固掌握,就会使人们以崇敬的心情接受人生和大自然所赋予他们及其同类的一切。

第一节 命运的背后

人终究是不自主的。人生不会做到真正的自主,因为人生来就不是自主的。

命运自古以来就是神秘且富有诱惑力的命题。作为贯穿人一生永恒的话题,它的力量令人战栗,古往今来很多学者穷尽一生,却不得其方。人类往往热衷于对未知领域的探寻。在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中,人,无疑是最高贵的。这种高贵并不是说万物如尘土,其他的存在物都是灰飞烟灭,而是说人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自觉的存在:人能意识到自己是人,并且能够按照做人的要求,进行属人的活动。所以,人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种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化之中,超越了自然本能的限制,通过意志和心力来支配自己的生命。对于人的理解,莎士比亚借助话剧主人公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人呀,万物之灵长。而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尚书·泰誓》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礼运》则说:“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人,原来是宇宙间最可贵的存在。

但人类并不是上帝眷顾的天使,茫茫宇宙,你我皆是匆匆过客,或许太

过疏远,或许太过寂寥,人总是想着能和宇宙中的非我因素拉上关系,如宗教中的神,进化论中的人种与其他物种的血缘,或如张载所言的“民胞物与”,都是人试图在孤立无助的宇宙中,给自己寻找一个方向性的坐标——确定他物,是为了确定自我。人,原来是宇宙间最不自信的存在。

哲学家帕斯卡尔讲: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哲学家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现代学者威尔逊则说:人是基因的生存容器。原来在哲学大师的眼里,人与非人格的存在,并无太大的差距。人,生而不善奔跑,长而不善搏斗,老而化为朽土,为争抢同类的生存空间而不惜发动战争,甚至于连思考的权利都被剥夺——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人,原来是宇宙里最卑微的存在。

有关于人,人总被自己如此的问题所困惑,如:人是什么,人可能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而存在等,这些问题足以激发每个个体的人,去不断地反思和思索人所应该具有的本质和品行。

一、古希腊文明中的命运观

回溯到几大文明的起源时期,古希腊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早就道出了人类对于自身的好奇:人就是你自己。而同时期德尔斐神庙则镌刻着警人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中国的孔子则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将人从神本的理论系统中,拉到人间,人就是血缘为基础的人伦系统中的一环,这人,只是属于自己的血缘圈子(如亲伦)与非血缘圈子(如朋友)的一员,人的存在,与“命运”这个大主题完全无关。

在孔子那里,人就是人,命就是命,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天是万物的主宰,但四时万物和它又什么关系呢?万物只是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各行其是,各安其分。《论语》中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命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富贵也是天命已定的,人生所做的并不是要揣测天意,而是要过好这一辈子。因为有了这种对个体命运的自信,所以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所以,孔子并非不讲命,而是将命搁置到与人生主题无关的境地,鼓励后人不为命定论所

左右,要积极面对生活。正因为如此,不论外界的物质条件如何,孔颜圣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生活取向不同,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尚未找到一个准确的哲学范畴来概念宇宙万物的变化法则,便以“命运”一词来取代所谓的“规律”。如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赫拉克里特认为,命运就是必然性。在古希腊先贤那里,命运就是因果的必然性。在早期的古希腊学派中,斯多亚学派哲学的著作,满篇都是命运之言,“斯多亚”(stoa)是“画廊”的音译,因该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在画廊中讲学而得名。斯多亚学派认为宇宙中有两种原则,主动原则和被动原则。被动原则是不具性质的实体,即质料。主动原则则是内在于这种实体中的理性,即是神。神是活生生的、不朽的、有理性的、完美的,它有很多名字,如理智、命运、宙斯、“普纽玛”(pneuma,可译为“精气”)等。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它首先创造了火、水、气、土四种元素或质料,原始的火变成气,气转变成湿气而成水,一部分水凝聚成土,另一部分留在表面而成蒸汽,形成包围在外面的球形的空气,气的稀释又最后消解成火。从这些元素的混合中形成了动物、植物及其他自然种类。这些质料作为被动原则,需要贯穿于其中的“逻各斯”的推动。这个“逻各斯”是永存不朽的“种子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秩序的规定者,是自然和命运,也是一种有技巧的火。“种子理性”是万物的质料,像种子那样在个别事物中展示自己,但同时,又是在自身中拥有万物的能动形式。世界的存在既然有开端,所以必定有终结。经过一段预定的、不变的时间,产生于火的世界又毁灭于世界大火,然后再重新产生。这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轮回过程,每一轮的细节都和以前相似。这就是天意或命运,包括人的意志在内的一切都是绝对地被命运所决定的。

既然世界的本性和规律是如此,人的职责就应当是认识天意,服从命运,顺应自然而生活。这就是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为他们的伦理学说所奠定的理论基础。

在斯多亚哲学的代表人物里,其中两个的身份有着戏剧性的反差,一个是马可·奥勒留,另一个是埃比克泰德,前者是皇帝,后者是奴隶。我们可